

秋梦痕作品全集



神劍無光



中國文联出版社

神剑无光

秋梦痕 著

(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神剑无光

秋梦痕 著

(下)

~~4 7 1 5 0 1 1 7 5~~



03788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剑无光/秋梦痕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013-3

I. 神… II. 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2.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822 号

书 名	神剑无光(上、下册)
作 者	秋梦痕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任 杰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厂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84 千字
印 张	27.75
插 页	4 页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3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13-3/1·2275
定 价	36.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 第 一 章 黑色的太阳…………… (1)
- 第 二 章 黑色的月亮 …………… (37)
- 第 三 章 金蝉脱壳 …………… (71)
- 第 四 章 断桥之计…………… (107)
- 第 五 章 月下良人…………… (141)
- 第 六 章 青出于蓝…………… (174)
- 第 七 章 龙归大海…………… (207)
- 第 八 章 素手诛仇…………… (240)
- 第 九 章 飞刀解重围…………… (275)
- 第 十 章 飞龙宝剑…………… (310)
- 第 十 一 章 魔 洞…………… (344)
- 第 十 二 章 席卷一空…………… (378)

第十三章	巨人局·····	(412)
第十四章	通天真人·····	(443)
第十五章	欲海天魔·····	(478)
第十六章	鬼屋秘议·····	(511)
第十七章	金蝉脱壳·····	(545)
第十八章	妙不可言·····	(579)
第十九章	魔林五豹·····	(612)
第二十章	十四童子·····	(646)
第二十一章	包天三妖·····	(679)
第二十二章	横天浪子·····	(711)
第二十三章	新剑王·····	(743)
第二十四章	金童战玉女·····	(778)
第二十五章	包藏祸心·····	(812)
第二十六章	奇 城·····	(847)

第一章

黑色的太阳

在宜昌府的北门外，直通南津关的大路上，有一个头戴凉帽，身穿黑色衣裤的年轻人立于一株路旁大树下，凉帽的前缘压得很低，同时脖子上还系了一条大黑巾，连下额都不容易看到。

年轻人身边立着一匹乌黑的健马，鞍上挂着一只长皮袋，但不知袋中装的是什么，因为皮袋狭长，大概不是被毯或衣物。

二月天的中午时分，太阳晒得树叶和草地几乎冒出火来，但那个年轻人绝对不是乘凉，因为他不时向宜昌那端路上望个不停，而且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无疑他是在等待什么人物。

大概天气热的关系，路上的行人愈来愈少，相信都在找地方乘凉去了。

忽然间，那年轻人举手一拍他的同伴——黑马，口中轻轻地道：“阿黑，他终于来了，我猜得不错，他得手后必从这儿入川。”

他缓缓地骑上黑马，两脚一夹马腹之余，他又回头看

了一眼，抬手拉上脖下的黑巾，又轻声向黑马道：“阿黑，到前面山脚下等他。”

在南来的路上，这时疾驰着一骑人马，马上坐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壮年大汉，粗眉巨目，形态威猛，身体魁梧，肩头斜背着一把青铜长剑，丝穗飘扬，来势如风，显然是位江湖豪强。

这人面上露出一股得意之色，高扬皮鞭，啪啪啪，策得那匹并不出众的座骑满口白沫，拚命向前挣扎。

他刚刚驰到林前，突见山脚下闪出一个清一色黑衣的人物，不由猛地一怔，急急勒缰，竟将那匹普通座骑拉得一屁股坐到地上。

“老兄，因何拦路？”

大汉在马背上一蹬，全身落在马前面四五丈，这一手不惟显示出骑术高明，同时也显露一手轻功给对方看，存心让黑衣人看点颜色。

其实他白费劲，那黑衣人居然视如无睹，依然屹立如山，口中竟还哈哈笑道：“牛强，你心里应该有数，前天晚上那笔买卖你能瞒得了别人，却不能瞒我。陈大户五姨太房中的七百两黄金你都拿到手了，官府追查虽紧，然而无法查出是你，你的神通虽大，但又无法大过我。献上来，我不要你的命，那是因你未杀人，否则被我堵住的从来没有几人活着回去。”

大汉猛地拔出背上长剑，吼声道：“你是谁，竟敢黑吃黑到我牛大爷的头上来？”

黑衣人陡地冷笑道：“你敢放肆！小心你的狗命！”

他似有意亮出他那只右手掌心，只见他掌心突然出现一团圆圆的，乌金似的黑印，那黑印竟逼射出刺目的芒尾！

大汉一见，霎时面如死灰，身不自主，连连后退，同时抖个不停！

黑衣人一见冷声道：“站住，不要动，我说过不杀你！”

大汉应声立定，怯生生地将剑归鞘，颤声道：“大侠，我愿献上那七百两黄金！”

黑衣人点头道：“拿过来！”

大汉急忙转身，立刻从马鞍上取下一只皮袋，恭恭敬敬地送到黑衣人跟前。

黑衣人点都不点，他似料定大汉不敢作弊，顺手掏出一锭银子，约有二十两，掷给大汉道：“那晚你辛苦一夜，同时又躲藏了两天，我知道你身上的钱都输光了，拿去罢，你仍可豪赌一场！”

大汉接过银子，连问都不敢问，急急转身，骑着他那匹喘息刚停的蹩脚马，垂头丧气，又循原路回去了。

黑衣人不慌不忙，目送大汉去后，伸手将黑巾拉下，俯身提起皮袋，抖动两下，似在估计份量，回到林中去了。

在宜昌的小西门里有座古老的汉寿亭侯庙，庙前挤满了人群，那是一块跑江湖的天下，同时也是摊贩们的封疆，甚至还是一些白吃白喝大爷们的温床。

这时正是日薄崦嵫，夕阳斜照之时，忽然一个高大的汉子追着两个瘦小的青皮（无赖）大声喝叱。

说也凑巧，那大汉竟是在大路林前被黑衣人吃掉七两金子的牛强，只见他睡眼半睁，无精打采，显然是刚从什么地方睡一觉起来之态。两个青皮闻声立住，一见是他，其中一个啊声道：“牛大爷！是你老，请问有何差遣？”

牛强行近大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喊破喉咙才将你妈的小狗叫住！差遣？别他妈的咬文嚼字了，我问你，他妈的三狗子，你到哪里去了？”

三狗子得意至极，裂开尖嘴笑道：“一个公子模样的人物，他叫我送了一封信给府衙门的张师爷，差费可不少，竟给了我五两银子……”

牛强闻言一愕，打岔道：“那公子是什么样的面貌？”

三狗子想了一下，摇摇头道：“他穿着华丽，而且一出手就是五两银子，我既不敢看他，同时也被五两银子把我的目光吸住了，牛大爷，我竟想不起他是什么相貌哩！”

牛强大喝道：“他妈的，真没出息，看都不敢看人家，他妈的还在道上混个什么劲！”

三狗子被骂得缩了头，他忽然正色道：“牛大爷，陈大户家被盗的事情我可有底啦……”

牛强悚然一震，急急道：“他妈的别胡说！”

三狗子道：“是真的，那人大概忘了封函之故，信纸被我偷看了！不料内容竟与陈大户家里被盗有关呀！”

牛强更惊，伸手将他抓住，目露杀机，低吼道：“信内说什么？”

三狗子道：“我记得很清楚，等会我照原信写出给你

看。”

牛强顺手一摔，扑的将三狗子摔了个四脚朝天，骂道：“他妈的，你存心出老子的洋相，明知我大爷对那些玩意摸不到边，还硬要写给我看，他妈的，还不快点将重要的说给大爷听听。”

三狗子被摔得歪嘴裂牙，一看牛强又要动手，吓得边爬边退，摇手道：“大爷，你不能再来了，我这几根骨头都要断了！”

他急急站起来接着道：“大爷，信内说强盗已被杀死在鬼屋后面山上，七百两黄金照什么规矩扣下八成，其余二成已送转陈大户。”

牛强暗暗吁口气，忖道：“他强夺我七百两黄金倒还存了良心，但不知他拿什么人给我替死！看来这案子是不会追查到我头上了……”

三狗子见他沉吟不语，轻轻地问道：“大爷，夺走强盗黄金的人是谁？你老是道上打得响的大人物，相信一听就有个谱儿？”

牛强大骂道：“他妈的别瞎捧，我怎么知道？”

三狗子道：“他的信后划了一个大黑巴巴，据我三狗子猜想，那一定是什么记号！”

牛强横眼骂道：“三狗子，你如果想坐牢，那就把这件事拿到外面逢人就讲，否则你就闭着‘鸟’嘴勿出声。”

三狗子点头道：“这档事儿我装作不知道，不过大爷，我猜府衙里仍旧要追啊！”

牛强道：“似这样的信，全国各府三十余县差不多都接过，除非那地方没有发生事情，你要知道，信上那个划黑巴巴的人不唯黑白两道，谁见了就得失魂落魄，全身发抖，尤其是官衙，见信就算销案啦，顶多派出个把步快去看看尸体了事。”

三狗子知道他不敢说出划黑巴巴的是什么人，岔开话题问道：“大爷，你叫我有何事？”

牛强从身上掏了一把青钱给他道：“我从中午睡觉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你去帮我买只鸡蒸着，我到赌场去去就来。”

三狗子道：“对了，牟老板似在派人寻你。”

牛强闻言，急急向城外奔去，自言自语道：“难道他在怀疑我？”

当他走近西门外江边时，忽有一群混混儿涌了上来，大笑大叫，这个喊牛大爷，那个叫牛大哥，闹成一片。

牛强本来是垂头丧气，但自知案子不会再追之后，这时倒是异常安心了，他也跟着闹开了。

这一群不下二十几个，看来没有一个是上流人物，他们不是谈赌，就是谈嫖，出言极尽粗鲁之能事，推推拉拉的向一条僻巷走去。

那条巷子里脏得要命，臭气薰人，近似一条垃圾沟。

巷子虽僻，但喧嚣之气却比大街尤甚，里面可就没有一家像样的店面，举目看去，只见什么摊贩、小吃、私娼、烟馆、赌场等等应有尽有。

牛强这一批人走进一座黑色大门，里面烟雾缭绕，闹声炸耳，竟是一家大赌窟。方桌、长台上，人头攒动。

牛强一直走向柜台，掌柜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人，戴一副玳瑁眼镜，下颌留有一小撮胡子，他看到牛强走近时，哈哈笑道：“大爷，莫非要拿锭子换筹码？”

牛强摇头道：“今天不赌，老板在哪里？”

掌柜的道：“在楼上吸大烟！”

牛强点点头，扭身就朝后面走去。

上了楼，里面的房间不少，牛强直奔最后一间大房门，推门而入，大声道：“老板，你找我？”

房中布置非常豪华，图书，字画，摆设，无一不是名贵东西，所遗憾的是靠里面有张吸大烟的床，床上都是锦被罗帐，但那股朦胧的烟雾却扫尽一切风雅。

这时在床上躺着两个人，一个是年近花甲，满面红光的老者，谁都不会相信他是吸大烟的人物，也许他有某种非常的内在因素，否则必枯瘦如柴。

在老人的对面，居然躺着一个花容月貌的少妇，这时正在有说有笑地替老人烧烟泡。老人一见牛强走入，显得非常高兴，缓缓地坐起道：“老弟，你没走？”

牛强先向那少妇问好道：“大嫂，你好！”

在少妇娇笑点头之余，牛强又向老者道：“大哥！你怎知道我要入川？”

老者哈哈笑道：“老弟，别人不说我消息灵通我不怪，难道你也不承认。你今天连中饭都没吃就租了一匹马出小

西门，而且是朝着南津关的大道上走，那不是要急急入川去吗？”

牛强点头道：“大哥消息真灵通，不过我在路上会到一个朋友又回来了。”

老者正色道：“你入川是不是要找油水？”

牛强一怔，心中有点不安，忙道：“大哥，你知道我在这个月里输光，入川正是为了找赌本，好在我会着个好朋友，他不要我开口，见面就给了我二十两，喏，这不是！”

他在身上摸出黑衣人给他的银子！向老者晃了一晃又收了回去。

老者叹声道：“老弟，区区几十两，你为何不向老哥哥我拿呢！竟害得我空急一场。”

牛强苦笑道：“在大哥这里赌，输了又向大哥要，那成什么话，不过我得问大哥，你到底急什么？难道有人要找我牛强的过节？”

老者躺下吸完少妇打好的一口烟，又撑起来道：“陈大户家里那件案你是知道的，今天已有生面孔到我赌场里来查问，凡在江湖上有点字号的人物，差不多都被问到了，这档事，我可真怀疑是你干的，不过现在没事了，案子总算有了个结果。”

牛强装着朗笑道：“大哥，假如是我牛强干的，那还能瞒得着你。”

老者拿起一把细瓷茶壶喝了一口，点头道：“告不告诉我大哥倒是小事，我只希望你不要在我的码头上出事情，说

真的，现在江湖上出来了一批比老辈还辣手的货色，动不动就是黑吃黑，甚至要财带要命，因之连大哥我都噤若寒蝉，近日听说京里也出了几件大事，以致连宫里的皇家大剑客也出动不少，大哥我真替一些要好的朋友担心。”

牛强道：“大哥，我听说劫陈大户的点子被杀在鬼屋后面山上？”

老者点头道：“我派人去看过！”

牛强急问道：“大哥怎么知道的？”

老者道：“是府里甲头儿来说的，老弟，你猜那鬼屋后面死的是谁？”

牛强摇头道：“还是大哥说罢。”

老者叹声道：“说出来你会吓一跳，老弟，他就是关外‘饿虎剑’曾荷生！”

牛强闻言悚然道：“是那个狠毒无比的采花贼！我曾在十招之内败在他手中！”

老者道：“这家伙幸好一到就去作案，假如先到我这里来就糟了！”

牛强装作不知道：“这是谁将他收拾的呢？”

老者陡然跳到床下，来回踱了几转才沉声道：“杀他的人差人送了一封信给府衙，声明劫金扣下八成，然在信后面画了一个黑色太阳！”

牛强虽然早已知道，但此际仍旧闻言变色！

老者不待他接话，接着吁口气道：“黑色太阳现在照到我们宜昌来了！只怕近百里内的江湖朋友只好睡大觉了，谁

都不敢动啦！”

说完，他拉着牛强向楼下走去。

不料就在他们下完楼梯之际，突闻一个宏亮声音吼道：“大家下，通通向单上下，我买双！”

原来在大厅的左角上有场大赌，人墙围起三四层，那是赌“单双”，赌具是两个“乾隆通宝”清钱，当宝官的将两钱弹动得如车轮般横着旋转，接着宝官迅速拿起一只大碗罩住，所谓单，那是两钱一反一正，所谓双则两钱或同是反，或同是正，那要等揭开了才知道。在未揭之前，赌客凭自己的心向，张三如估计要出单，他就凭自己的力量，斟酌下多下少，向长桌的单面桌上下，李四如猜这一宝要出双，就向双面桌上放。长桌中间有道拱线，将整个桌子一分为二，近宝官一半为单，在宝官对面一半为双。这种赌非常大，可聚数十人或数百人，赌客中如有理智，他输赢到了某种程度就收手，假如没有理智，他一输就不堪收拾，小则尽一身所有而光，大则倾家荡产。

这种赌又叫“买卖宝”，原因它可由一人包办，那就更大了，方法是譬如王五老兄带的钱多，他一面审察，一面下注，在他审到某一宝估计非出单不可的话，同时又听到宝官高声说“包啦”，他就包到手，所谓“包”，那是将这宝包给别人作主，假如王五包到了，同时他又估计要出单，于是他就声明将整个桌面上的单面出卖，但许六爷的心向与王五相反，他认为这一宝要出双，他就将单方全部买下，往往一宝揭开，输赢大得惊人，尤其是大场面，然而其中

诀窍太多，一言难尽。

老者显然听那声音有输急了之情，立即带着牛强过去。

紧接着又有个清亮的声音大声道：“诸位，尽量向双上下，我买双！”

这时在第一层坐着的有个老者突然起身，面向赌桌右角冷声道：“谁要买双？”

右角有个非常英俊的青年起立道：“是我，怎么样？买不起么？”

老者注视他一眼，沉声道：“年轻人，你看看台面，双上不讲筹码，单就银圆也有五千多块，同时老夫是大注，意思你该明白！”

青年陡地亦冷笑道：“你下了多少？”

老者哼声道：“筹码上有七百五十两！”

少年大笑道：“太少，谁要是赌命的话我也要！”

这老者狂笑道：“看不出，今天竟有个赌命的，好，老夫赌了！”

牛强一见事情要闹大，急向老板道：“大哥，你快出面！”

老板点头道：“火焰山今天大概输急了。”

赌客们发现老板到了，立即让开一道缺口！那老者一见大叫道：“牟当家的，你来得正好！”

老板笑道：“敖大爷，今天怎么啦？”

老者一指那青年道：“当家的，那小子既未亮本钱，也未下大注，他竟然买起宝来了！你说谁相信！”

老板看看那位青年，问道：“年轻人，你恐怕不是本地